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八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八下

辛卯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二月李藩罷為詹事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之説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胡氏曰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説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則好浮屠黄老其勢固然也誠使學為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

端何自**賨**天竺西域國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而入邪方士方外之士傳說告高宗傳說商之賢臣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高宗殷之賢君詳見通鑑前編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說命下篇之文詳見商書浮圖黃老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賨**左藏庫名注見代宗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大歷十四年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集覽

品官宦官也

有內侍高品

質實

泗州注見昭宗景福二年

五月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規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六月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均俸給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歷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集覽　宿兵宿頓也猶言屯兵常衮代宗時平章李泌德宗時平章諸色流外色字一本作員或作司皆刋誤也諸色流外並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

質實　中原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集覽 據禮經則義不同天記檀弓篇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又曲禮文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天不共戴

質實 富平縣名一統志云漢初所置屬北地郡治靈州廻樂縣界東漢徙寧州彭原縣界晉又徙懷

德故城西魏復徙舊治後周屬馮翊郡隋初屬雍州唐又徙治義亭城即今治五代梁屬耀州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韓愈南陽人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

書法　張瑝張琇書報父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此亦父讐也不書父何復父讐義也而瑝琇兄弟皆死則刑已重矣書復父讐所以見用刑者之過也於是杖而流之善矣無譏焉故畧

發明　報仇殺人前已論之詳矣梁悅免死而流固已共於理琇之事然亦未能研核其父見殺之由而韓愈之議亦不能及此也惜哉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於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知匭使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峽州司倉戣巢父之子也胡氏曰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璀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為易者則前此李絳白居易之言至矣何為而不聽乎今能出之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受金罪死承璀與焉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監軍刑法頗矣然憲宗則既以為重典也且其言又有失者夫授以禁兵出為制將昌重如之以是為恩私可乎師出無功使叛臣益肆侮玩其罪大矣乃不能誅至此然後僅能出之夫豈不為英明之累哉

集覽

投匭武后置銅匭令上表者投之名曰投匭注見中宗嗣聖三年刑法頗矣注見太宗貞觀七年刑赦之頗

質實 峽州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

書法 承璀坐希光事則貶也不書貶何監軍非以處罪人也故從恒辭書以若曰徙遷官云耳所以深病憲宗也

發明 上書劉希光伏誅下書以承璀為監軍則是連坐之人明矣夫承璀身為制將總大兵失律誤國謂宜誅殛以正王法今又有受賂之罪尚得從容出監方鎮則是憲宗知有承璀而不知有國法也比事觀之其失自見

十二月封恩王等女為縣主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納賂自達李吉甫為上言其弊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妻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質實 選尚注見漢文帝四年尚之

書法 縣主不書書此何予厚也終綱目書縣主一而已○書縣主僅見此

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兵彊勢盛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

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謂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恵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

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胡氏曰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者也夫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亡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抑吉甫之言屈於李絳者五六矣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蓋隱忍恥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繆哉

集覽 兵木無刃漢書東方朔曰兵木無刃註謂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也解惰解怠也惰不恭也

質實 延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涇隴二州名涇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隴注同上建武六年汧烽火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烽燧成康謂周成王康王文景謂漢文帝景帝

太子寧卒○大捻

是歲天下大稔米
斗有直二錢者

書法 綱目書大稔四詳梁武帝
辛酉年舍是無書者矣

壬辰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
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
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
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
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
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
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
是乃便身非狥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質實 京兆府名注見玄
宗開元十一年

夏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来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質實 崔羣貝州武城人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御史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邪此葢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

躅其祖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集覽 主名人主姓名 正誤 主名 今按謂主為是說者之名 質實 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秋七月立遂王恒為皇太子考異 提要補皇字 質實 遂州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遂寧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眾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

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曏日分兵之策反為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田興北平盧龍人賜名弘正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怨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

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巳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集覽申
籍申請也版籍所版
以書户口輿地質實陜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
年白麻注見德宗貞元十一
年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巳乎上悦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

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多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

集覽給復一年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倔強注見漢高帝十一年屈強鄆蔡恒鄆州平盧藩鎮治焉今東平府是蔡州彰義藩鎮治焉今汝

寧府是恒州成德藩鎮治馬今真定府是鄆王問反質實兗鄆二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鄆注見肅宗寶應元年蔡恒二州名蔡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恒注同上建武九年常山

發明前書田興請吏奉貢即書以為節度至此又書遣裴度宣慰是皆予其應機之敏捷也憲宗用人若此得非由聽李絳之忠言乎

置振武天德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集覽經度經營謀度也度達各反質實度支使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

吐蕃寇涇州

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及得報敵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敵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胡氏曰憲宗遏光琦遣使斥承璀撤樓何其決也至於分隸神策乃國計之大者反為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集覽　犄角相犄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尼止尼女乙反爾雅止也孟子曰止或尼之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安定

癸巳八年春正月以田融爲相州刺史

融興之兄也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 集覽 角射角校也兩兩相當習射以校勝負

權德輿罷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

賜田興名弘正

書法 書賜名何予田興也前書請吏奉貢此書賜名弘正皆予之也綱目賜名不悉書甚美書

甚惡書書茂昭書弘正甚美也書國忠書正巳書全忠甚惡也終綱目書賜名五書賜姓三書賜姓名三詳玄宗天寶九載

○貶于頔為恩王傳

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尋覺其詐索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傅絕朝謁敏流雷州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

集覽 左授猶言左遷左手足不如右強左授言貶下也

質實 支解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雷州按一統

志本古之粤地秦平百粤置三郡此屬象郡漢為徐聞縣屬合浦郡梁分合浦郡置合州尋改南合州隋仍為合州治海康縣大業初州廢唐武德間復置南合州貞觀初改為東合州尋又改為雷州因郡有擎雷水故名天寶初改為海康郡至德初復為雷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隷廣南西路元置雷州路本朝改為雷州府隷廣東道薛存誠賓鼎人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書法 入知政事何未罷相之辭也先是崇文請代以同平章事武元衡為之未罷相也於是徵還故書曰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後書裴度復入知政事義同

○**夏六月大水**

上以為陰盈之象
出宮人二百車

徙受降城於天德軍

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敵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敵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閲會絳罷

相而止胡氏曰吉甫在位七年言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媢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謨日驗君子怙馬上始疑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之計無協同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而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矣

集覽 振武秦鴈門郡隋置代州今為振武軍東受降城隸焉受降城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天德故城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閒置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地按輿地要覽今大同路豐州秦為上郡之北境漢為五原郡地後魏置永豐鎮隋置豐州州西北八十里有西受降城天德軍治於此确瘠确胡角反廣韻磽确山多石也瘠當作塉薄土也不寧惟是左傳昭元年文解云又不特如此

質實 李光進太原人

烽候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振武軍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唐突注見元和十年

書法 城未有書徙者此其書徙何非所徙也終綱目城書徙二是年受降城五代戊戌年晉遣淵城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敵知節度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質實 烏蘭橋未詳處所唯陝西靖敵衛城南百二十里有烏蘭山山上有烏蘭關或疑即此處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書法 蠻夷之役不書吐蕃橋耳何以書橋成而朔方無寧日也綱目之法苟有關於天下之故

雖外蕃必書是故吐蕃築原州城書德宗貞元三年吐蕃作烏蘭橋書是年

發明 一橋何必書一以著要害之地為所據一以著邊將之貪為敵所罔也

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士卒還攻進賢進賢奔靜邊軍詔以張煦為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赴鎮誅亂者二百餘人貶進賢為通州刺史監軍駱朝寬坐縱亂者杖八十配役定陵

質實 東受降城注見中宗景龍二年靜邊軍未詳沿革唯平涼府靜寧州西七十里有靜邊寨乃宋天禧中所置屬順德軍金屬隆德縣或疑此即其故址夏州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通州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定陵中宗之墓注見景龍二年

甲午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胡氏曰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遂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不

疑也所以然者絳屢數諫异鎛順從是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怠之失也

質實 太甲師伊尹太甲商之賢君伊尹商之聖臣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成王師周公成王周之賢君周公周之聖臣注見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武丁師傅說武丁商之賢君傅說商之聖臣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

書法 唐世宰相罷書其罷恒辭也唯賢宰相則雖罷為外官必書非是書罷而已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

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中尉范氏曰李絳可謂大臣矣

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質實 淮南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

書法 繼書承璀何著私也絳與承璀不兩立者也絳在相位承璀無可入之理絳朝以出則承璀夕以入矣憲宗之拳拳於承璀如此綱目比而書之所以病憲宗也史稱上欲相絳先出承璀吾不信矣

發明 按六年十一月承璀出監淮南軍十二月李絳同平章事至今年正月甫踰再朞絳罷而承璀復入夫以李絳之賢不得久於相位承璀之惡不得久於外服憲宗自謂去承璀輕如一毛而不知其重若泰山至於絳之為相雖能勉強用之終非所樂是蓋昔人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

山者也比事詳觀則得之
矣此憲宗之所以不克終

夏五月復置宥州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户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婚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更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為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胡氏曰李深之既不見庸奉身而退可也天子而壻外蕃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言之於是昧中外之辯失語默之宜矣

集覽 降主下嫁公主也深之李絳字

質實 宥州注見明宗長興四年回鶻匈奴部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党項西羌別部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質實 張弘靖蒲州人延賞之子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勳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集覽 清貫史炤曰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尊行不翅數十人行戶浪反翅讀曰啻謂尊長行輩奚啻數十之多可制指者可制御而伏聽指麾之人 質實 杜悰京兆萬年人尚主注見晉安帝

隆安五年岐陽周之鎮名漢為美陽縣地隋移三龍縣治此後改為岐山縣唐復析置岐陽縣後廢為鎮故址在鳳翔府城東一百里

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

書法書下嫁多矣未有書其官其者此其書何於是帝美權德輿之得壻獨孤郁也命選公卿子居清貫者尚公主書司議郎帝意也自是鄭顥書起居郎于悰書校書郎韋保衡書右拾遺終唐世書下嫁皆清貫者帝啓之也

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既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

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不得入而還

集覽

亡命注見漢文帝五年輟朝輟止朝見也猶言棄世

正誤

輟朝今按輟朝者大臣薨歿天子哀悼為之罷

質實

壽州注見齊王寶卷永元二年壽陽吳武陵信州貴溪人勔之子

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

李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

猜阻以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質實 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梁縣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

冬十月李吉甫卒〇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乙未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考異 按提要制作詔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

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集覽馬踶殺圉人踶大計反蹋也圉人養馬者被馬蹋殺之 質實柳公綽華原人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

太后恐禹錫在所宜於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槖駝傳曰槖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

是集覽夢得禹錫字听听於府庭杜甫詩听听國多已狗注听魚斤反字當作𪺍犬吠聲又通作狺楚辭宋玉九辯曰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郭㮣驗傳柳宗元作此傳盖寓言以為諷也正誤听听於府庭今按听當與齗通漢書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辯爭貌並魚斤切質實柳州注見中宗嗣聖元年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連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陽山伊傅謂商之伊尹傅說周召謂周之周公召公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發明弘正以魏博歸命今又遣兵助討淮西尤為可嘉故特書以予之

○盜焚河陰轉運院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上不許

質實 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十

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胡氏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斷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殺周亞夫東京錮名士苻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沮然則斷之為害豈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集覽淮西三小州申州義寧郡今信陽州是光州弋陽郡蔡州汝南郡三州皆在淮西屬彰義藩鎮心孤孤一本作孤史炤釋文曰謂心若孤之疑

正誤心孤今按作孤為是

質實李光顏太原人光進之弟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鋭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説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於是詔内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鞫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

師道客潛遁去

質實　金吾官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書法　唐世宰相具官卒者三人重予之也於是見殺而具官焉元衡誠賢相哉

發明　宰相謀人之國當使中外奠安社稷鞏固百姓從風而嚮化四裔稽首而聽命若是則可以無負於經邦之職否則具位焉耳武元衡身為上宰而盜賊殺諸通衢不翅如獵狐兔豈不有愧於代天理物之任耶嗚呼此亦可以求其故矣自大盜遺禍諸鎮連衡更歷四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勢愈熾必至於智力俱困而後已幸而元和臣主有志當世力以平賊為事於是遣將出師毅然有守不以成敗利鈍而沮一定之謀然而叛黨圜視而起亦可謂事變之極元衡躬任討賊之責不以浮議為之動搖觀其叱去遊說之人不顧詆毀之時與賊為仇誠足以當大臣之職故

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蓋言其無忝股肱之位不失所守足為唐之相臣此固書法予之之意也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直與天地相為始終臣恐後人或以元衡死於盜賊曲加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為之說以告後之安於義命者云

以裴度同平章事

度病創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

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托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已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質實　恒鄆二藩鎮名恒謂王承宗鄆謂李師道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禁錮注見漢章帝元和元年

秋七月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

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于其姒

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詔絶王承宗朝貢○八月朔日食○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内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淨為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職名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

乃師道也元脩密以聞上嘉之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集覽趙勇注見晉穆帝升平二年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陸渾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含山棚含如字館也質實中嶽寺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嵩山神蓋峯下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累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略宦官以結聲援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

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質實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大梁城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冬十月盜焚柏崖倉十一月焚獻陵寢宮永巷質實柏崖倉在懷慶府濟源縣柏崖城內獻陵高祖之墓注見太宗貞觀九年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吐蕃請互市許之○十二月河東節度使王鍔卒

鍔家奴告鍔子稷匿所獻家財上命遣中使檢括裴度諫曰臣恐諸將帥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范氏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質實** 淮西謂吳元濟恒冀謂王承宗

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俛罷考異翰上漏以字

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集覽** 俛音免 **質實** 錢徽吳興人起之子

書法 學士知制誥未有書罷者此其書何予斷也於是討蔡未克徽俛各請罷兵上不聽黜之然後異辭息矣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

質實 柏鄉一統志云本春秋晉之鄗邑地名漢為鄗縣屬常山郡隋分置柏鄉縣遥取漢北鄉之名唐屬欒州後改屬趙州宋省柏鄉為鎮後復置縣金隷沃州元隷趙州國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盜斷建陵門戟

質實 建陵肅宗之墓注見代宗廣德元年

書法 於是凡五書盜逆黨盛也然則憲宗之斷誠不可及矣

發明自淮西用兵盜賊竊發綱目皆一一書之者所以著憲宗力於討賊不以人情動揺之故而為之罷兵也下書高霞寓敗其義亦然

○二月吐蕃贊普死

新贊普可黎足立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貢實李逢吉隴西人○南詔勸龍晟為其下所殺考異當書南詔弑其王勸龍晟

勸龍晟淫虐不道其臣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

書法凡書為所殺譏不在人也於是勸龍晟淫虐不道故書譏之綱目外蕃之君書為下所殺

四太宗貞觀二十年吐迷度德宗貞元六年忠貞可汗是年勸龍晟文宗太和六年昭禮可汗

三月皇太后崩考異太后下漏王氏二字考證當作皇太后王氏崩○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皇太后曰某后某氏崩順宗傳位時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綱目不書元和元年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不書氏是年三月崩故當書王氏於崩之上或曰漢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何以不書竇氏曰文帝元年立竇氏為皇后故於崩雖不書氏則已知其為竇后矣○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判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質實皇甫鎛臨涇人

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六月唐鄧

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貶賓
唐鄧二州名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泚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鐵城未詳處所唯德安府城北五里有鐵城山其石如鐵故名或疑即此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滋為彰義節度使〇八月韋貫之罷為吏部侍郎
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胡氏曰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

豈善為帥者哉況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王涯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譬如方欲決疣潰癰而已遇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歟集覽甄別流品甄別注見宣宗大中十二年流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以討不庭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葬莊憲皇后○九月饒州大水賈實饒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鄱陽漂失四千七百戶

李光顏烏重胤拔陵雲柵○加李師道檢校司空李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集覽】輦轂師表車以人輓而行者曰輦車輪正行而守轂者曰轂京師為天下師表舟車之所輻輳也故以取喻唐突本作搪揬觸也搪或作撐杜甫課伐木序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撐突漢書孔融撐突宮掖須作意猶言當著心

【正誤】輦轂師表今按漢書註輦轂者天子之車輿也京師乃天子輦轂之下故京兆尹為輦轂之師表

【質實】京兆府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義成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

渾鎬與承宗戰屢勝引全師壓其境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中使又督其戰鎬進戰大敗奔還定州 質實 義成節度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注見懿宗咸通十年中

以王涯同平章事○貶袁滋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以李

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

集覽 李愬 愬色窄反 **正誤** 李愬今按愬字元直則當如字 **質實** 撫州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臨川 李愬洮州臨潭人晟之子

書法 滋嘗書貶吉州刺史矣於是又貶撫州則曷為不書削之也滋再命再辱以是為不足書也故削之

初置淮潁水運使

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于郾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集覽**

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楊一作揚誤也今眞州楊子縣南濱楊子江時此處置轉運院故曰楊子院北入小河東去楊子橋經揚州北去淮安入潁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即此自淮東泝流西過淮陰入潁水至項城入㶏由陳州項城西入㶏水㶏與濦同音於斤反即汝南㶏強縣水經云㶏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郾城郾於建反許州縣也故城今在縣南五里與褒信縣白亭相近

質實

楊子按一統志本漢江都縣地名唐為揚州楊子縣地五代時楊吳為永正縣地南唐置迎鑾鎮宋初陞為建安軍大中祥符間陞軍為眞州治楊子縣政和中號郡曰儀眞元至元中改眞州路後復為眞州本朝改為儀眞縣以楊子縣省入屬揚州府淮陰郡名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山陽淮河名在淮安府城北五里自泗州龜山北流入府界縈廻府城東入于海周

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謂此沂音蘇故反逆流而上也亦作遡潁水名在河南府登封縣潁谷東經鄭州至襄城縣為渚河又東經臨潁縣西合沙河入淮項城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溵水名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郾城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郾汴州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丁酉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敕置行縣以撫之

書法書行縣何特筆也行縣置而人知有唐淮西不足平矣故特書之

三月淮西文城柵降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王

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集覽勇而輕輕去聲不持重也左傳輕則寡謀質實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文城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平

夏四月淮西郾城降

官軍與淮西軍夾溵水而陣諸軍顧望無敢先度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溵水於是諸軍相繼皆度

進逼鄜城李光顏敗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數栅元濟以董昌齡為鄜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絶鄜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

質實 陳許二州名陳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書法 一栅一城降常事耳何以書關要也文城降而後知有李祐鄜城降而後蔡兵盡萃於洄曲皆愬之所以成功者也故特書之

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劉總出境五

里不進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胡氏曰古之人有言武不可黷黷武無烈周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内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之以文誥之辭申之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斂衽聽命其有不服然後武震以懾威之蓋不止成德可平也發之甚鋭罷之無名為賊所輕傷重亦大矣

【集覽】既無無字一本誤作而武不可黷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黷武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詩酌篇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文公集傳曰於音烏嘆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此頌武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文誥之辭注見高祖武德三年福極之戒書洪範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注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成德謂成德藩鎮王承宗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畧守興橋柵時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名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閒諸將恐祐為變多誅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牒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

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中不利衆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

集覽 署散兵馬使署除也散上聲六院兵馬使

質實 賊諜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陳諜朗中未詳其義或疑即朗山縣注見下文

書法 韋臯獲吐蕃將不書論莽熱此書李祐何特筆也得祐而蔡可得矣

六月吳元濟請降

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為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秋七月大水○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歲貢蚶蛤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嶺南節度使 集覽 蚶蛤音憨閤蚶蚌屬橫縱其理五味自充蛤似蚌而圓記月令爵入大水為蛤 質實 明州注見僖宗乾符四年華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孔戣冀州人先聖三十八世孫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

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廹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廹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質實　彰義節度注見元和四年

馬總扶風人令狐楚華原人德棻之裔孫也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

初上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乃罷逢吉而竟用宿崔羣王涯固諫不聽宿由是怨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

質實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集覽吳房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注吳王闔廬

弟夫槩奔楚楚封於此為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其封吳故名吳房往亡註見晉安帝義熙六年不吾欺猶言不料我也左傳成八年其敢以我為虞注虞度也返旆旆旗類也爾雅繼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注旐用帛全幅長八尺又以帛續旐末為燕尾者曰旆左傳令尹南轅反旆

質實　吳房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本春秋時房子國後魏改遂寧縣屬襄城郡隋復為吳房縣屬汝南郡唐貞觀初縣廢尋復置屬蔡州元和末改遂平縣屬唐州長慶初還屬蔡州宋金仍舊元初省入汝陽大德間復置屬汝寧府本朝因之仍屬焉

胡牀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

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
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
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
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
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
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
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
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
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
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
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
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
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
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
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
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

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集覽𪊟胡買反兵非

出奇不勝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正者當敵奇兵擊其不備風后因黄帝兵法以乾坤艮巽四間地為天地風雷四正以水火金木四陣為龍虎鳥蛇四奇或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唐李靖為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為正馬軍為奇四奇取廩於大將八正取廩於四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則觸處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羈靮注見德宗建中四年

質實

朗山縣名按一統志本春秋江國漢為安陽縣地屬汝南郡東漢末置朗山縣晉改曰安昌梁屬陳州後魏移縣治朗陵故城屬初安郡隋初復移縣治今所屬豫州仍改為朗山縣唐屬蔡州宋改為確山縣金元俱因之國朝初省入汝陽後復置改屬汝寧府又縣西北四十里有朗山後避宋諱改名樂山山頂有池名皓月池中生四季蓮花可供遊賞擊柝注見陳

武帝永定二年申光二州申注見梁武帝太
清二年義陽光注見晉武帝太始二年弋陽

書法 襲未有書時者書夜襲何奇愬功也淮西之
功惟李愬多予辭是故文城柵降書擒淮西
將書入吳房外城書夜襲蔡州
擒吳元濟書賜爵涼國公書

以李鄘同平章事○裴度入蔡州

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
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
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
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
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
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
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
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詒淮西百姓給

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税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范氏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盖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集覽建彰義節彰義淮西藩鎮也凡大將出則賜節以顓殺具櫜鞬出迎此軍禮也以示尊敬

左傳右屬櫜鞬注杜預曰櫜韜也馬上曰鞬鞬建也言弓矢並建立其中也記樂記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鄭玄曰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鞬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鞬櫜言閉藏兵甲也櫜音羔鞬音巨展巨偃二反又史記樂書曰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注王肅曰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建櫜也今李愬具櫜鞬出迎

質實注反仄注見肅宗寶應二年偶語盖取此義也

注見代宗大歷十一年淄青軍

名注同上大
歷十四年

十一月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考異上當作帝斬當作誅

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人刼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范氏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質實受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質實涼州名注見中宗景龍二

年

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悦曰愬誠有竒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

留中

不下

以宦者為館驛使

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諫曰内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絶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質實裴潾聞喜人

書法寵任宦閹憲宗之大病也於是淮蔡甫平帝之病復作矣故書譏之據代宗大歴十四年

本用御史為使

以李祐為神武將軍○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質實晉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貶董重質為春州司戶質實春州注見高祖武德五年

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貶之

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初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盱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盱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密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集覽盱呼古反　質實沂密海三州沂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北徐密注見漢武帝征和二

年諸邑海注見

秦二世二年郯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裴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質實麟德殿注見元和十四年宣政龍首池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東内苑

書法於是憲宗驕侈之心始放矣故備書之

發明甚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元濟之誅纔閱數月而土木之工已駸駸乎不可遏獨不思夫盗殺宰相謀襲都城與夫縱兵四掠所在竊發出於李師道王承宗等所為者尚爾逋誅此正焦心

勞思講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者哉等而上之正使諸鎮臣服河隴克清四海寧謐在聖人處此尤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况十僅一二者乎書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則中興之駕已稅於此矣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君子得不為憲宗惜之

李鄘罷為戶部尚書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為相鄘耻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罷

書法 唐世宰相罷書為某官者予辭也鄘則曷為予之鄘耻以宦官進稱疾不見固辭相位可謂過人遠矣是故張弘靖恥諫不行而去則罷書河東節度元和十一年李鄘恥由宦官進而去則

罷書戶部尚書憲宗

之世何多賢相也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

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

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集覽橫海橫海藩鎮有質

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

實橫海節度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四曰滄景德棣

州河朔鎮名注見𤣥宗天寶十五載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

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

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

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

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集覽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阻兵馮險阻恃也馮讀曰憑依也國兵駸駸詩四牡篇駕彼四駱載驟駸駸注駸駸驟貌音楚金反字林音七林反正誤國兵駸駸今按駸馬行疾也有侵義謂漸進也

賜六軍辟仗使印

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

矣**集覽**辟仗使官名也辟匹亦反**正誤**辟仗使今按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使監視刑賞奏察違謬辟如孟子行辟人之辟當音闢

書法辟仗使何六軍之監軍也先是李說請為監軍鑄印許之不書此其書何病唐帝也曷為病之病帝之拳拳於官官而思重其權也故以官官為館驛使則書賜六軍辟仗使印則書書曰賜印非請也特書譏之

五月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皆與妻及奴婢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其妻不欲遣子入質乃與二婢說師道曰先司徒以來世有此土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若不獻不過以兵相加力戰不勝獻未晚也師道乃悔欲殺

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若殺公度軍府危矣乃囚之會李遜至師道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他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鄉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繫纍者以獻師道因之五月以光顔鎮滑州討師道也集覽冒刃前漢李陵傳冒白刃顔師古注冒莫北反犯也妻子繫纍繫纍與係累通孟子係累其子弟注係累繫縛也累刀追反質實賈直言河朔人道冲之子輿櫬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滑州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以李愬為武寧節度使質實 武寧節度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集覽 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貶楊憑為臨賀尉取徐晦為監察御史事在四年七月言於此時可見其無是已非人之心

八月王涯罷○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

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䟽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况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謟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

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鞾亦内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由是鑄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過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内實懸殊在聖主辯其所為邪正耳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茍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胡氏曰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汩之也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辟無自而入

則正静虚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美後之人君不知此道其初信用忠賢特以意氣相合資之興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惟迎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憲宗所以斥忠賢為朋黨而不知其自陷於集覽時内出小人之黨也豈不為後世之大戒哉

屬下句

時謂當時也内出謂於内庫發出繒帛令貨賣質實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繫辭上一章文

冬十月五坊使楊朝汶伏誅

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横恐亂輦轂上不悦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胡氏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為言宜其不能開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為乎憲宗徒以强辯壓其羣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永鑒哉

集覽 柳泌姓名泌兵媚反

質實 天台山名注見睿宗景雲二年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事在元鼎四年

吐蕃寇夏州○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逼鄆州

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則賊衆揺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中大震既而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弗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集覽 楊劉城名也在鄆州之北劉或作留今東平府東阿縣楊劉鎮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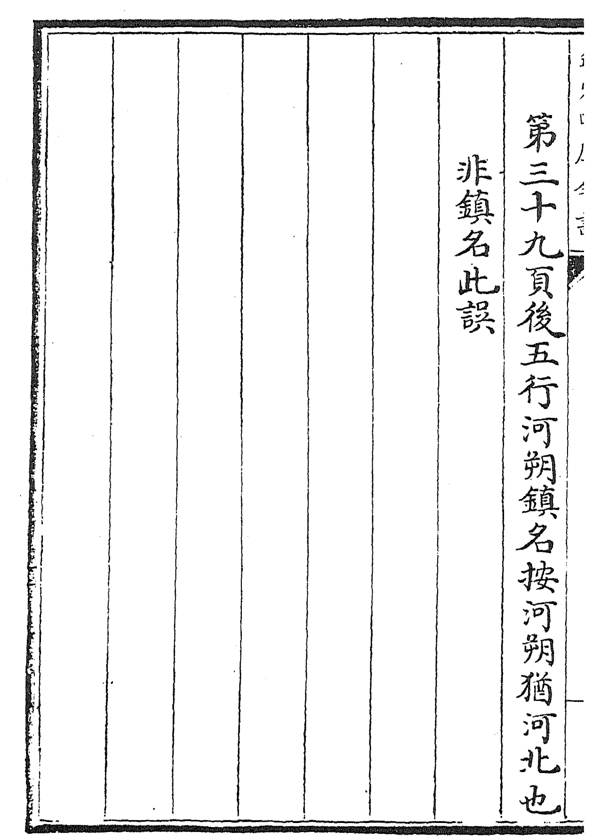
質實 黎陽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魏博軍注見同上綏和二年魏郡秣馬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鄆州注見肅宗寶應元年義成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八下

謹案第二十九頁前三行西北至末口入淮刊本末訛宋據左傳集解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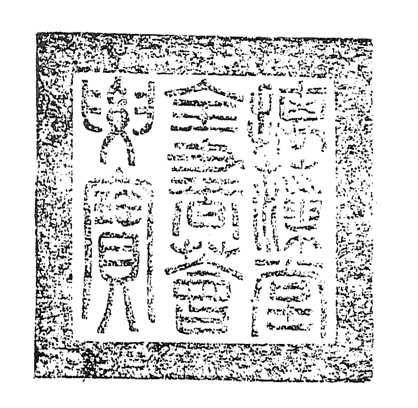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八頁前三行晉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按唐地理志晉州平陽郡此誤

第三十九頁後四行滄景德棣按唐方鎮表元和五年德棣二州隸成德節度十三年隸橫海節度蓋是年四月王承宗獻德棣二州始隸橫海此時橫海止有滄景二州也此誤



第三十九頁後五行河朔鎮名按河朔猶河北也

非鎮名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孫悅祖